



艺术品鉴赏 平台  
艺术家推介 对话与共振

首届9省市艺术联展(广州)特刊

现代快报

A30

2011.10.22 星期六

责编 李谷

美编 时芸 组版 徐杨



美丽的头套

吴思骏用兔女为中国画贴上了时尚标签，同时，他也用中国画的笔墨，将兔女郎这个时尚形象，赋予了足够的文化意味，让这个国际化的时尚女郎，具备了东方文化的趣味和内涵。“兔女郎”——一个抢眼的文化符号。青春、激情、大胆、张扬——这是表征，是“她”身上附着的精神世界的“我”的表征。显然这表征的背后还残存着现实世界的我的表征——也是属于“我”的——虚幻、浮华、驯服、依从、困窘、尴尬——矛盾于精神世界的“我”。

#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“兔女郎”



吴思骏，1971年生于江苏南通，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，同年到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。师从范扬，主攻山水、人物。1999年作品入围第九届全国美展江苏展并获优秀奖，2000年举办“水墨春秋”个展，2009年作品入围第十一届全国美展，2010年参加“相由心生——当代学院水墨现象”邀请展，2010年作品入选全国首届现代工笔画大展。

徐馨儿 整理



语鹿祈福

吴思骏的画没有宏大叙事，也并非某某主义思潮泛滥后的思想交接，他是依从自我主张，从潜意识活动中捕捉意象画面并拼合在一起。这巧思经营后的映象源于现实又疏离现实，刻意躲避又陷足其中，难辨难析。那人、那事、那情、那境与现实发生着关联，荒诞的、滑稽的、虚空的场景下交织着的是现实世界里的纷杂情绪——躁动、忧郁、尴尬、迷茫以及不知所措。

在吴思骏的作品中，兔女郎只是一种符号，他用兔女郎来解说自己的心情，诠释内心的故事，表达一个时代人的生存状态。这是70后画家吴思骏的策略，这个兔女形象大家太熟悉了，只是在绘画作品中还没有人表现过，吴思骏画了她们，在视觉上，是熟悉的也是新鲜的。兔女郎作为绘画表现符号，可以诠释的空间很大，她可以泡在浴缸里来表达关于环保的观念，也可以变身恋人谈论男女之间的情事。在吴思骏的未来计划里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他更要想让兔女郎成为一个家常女孩，她会经历了一段情感，做一份很普通也可能是很特别的工作，她有父母兄弟，有籍贯，还会有生日，有星座。

吴思骏赋予兔女郎的是艺术化的生命，艺术化的兔女郎，更具备丰富性和人性。艺术世界里的兔女郎，

是单纯的，也是平凡的，是丰富的，也是家常的，她不再是百变的时尚女郎，不再是性感情色的代名词，兔女郎只有一个，在不同的时空做着不同的事情。

兔女郎系列作品的产生，来自这几年吴思骏对动漫的认识和研究。兔女郎的这种卡通造型，所具备的情节性，故事性，叙事性，以及时尚感，都来自动漫的元素。

吴思骏说，他的兔女作品的风格，来自他对宋画的崇拜，宋画是叫人不能释怀的，宋画的主流艺术样式是工笔画，其勾染的微妙对应于宋人格物致知的追求，宋画的魅力，在于能于严谨的法理中自然流露文人的气息，在于画面的和谐宁静。静则清，则大，则庄重深远，则清新朴厚，这正是吴思骏向往的绘画境界。在最近的兔女郎作品中，吴思骏试图将传统的文人气息融入到兔女的时尚感中，这是吴思骏孜孜以求的绘画高度，他希望用传统的中国画表现手法，借助兔女郎的时尚标签，表达他内心对中国传统绘画诗意图的膜拜。

时尚是一种流行，是一种诱惑，一种浮躁和空幻，吴思骏改造了时尚的兔女郎，让兔女郎在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，生根，开花，长成一株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。

## 寓言叙事与失落的焦虑

□崔灿灿

首先，吴思骏作品中的水墨精神，美学思维是传统的，甚至带有一些微弱的文人气息，其作品在气氛的表达上更多地传达一种敏感，神经，带有一定凝态气息的平静。这里没有消费主义的躁动，这里没有流行文化的肤浅，这里更多的是桃花落下，孤人自伤的情绪，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精神中特有的衰败与忧郁，在其作品中对精神气息的注重，大于对水墨形式语言的研究。他继承了文人画中的文学叙事性，舍弃了其中带有既定话语垄断的高尚人格品评的方法论。这既是对他传统水墨精神，美学思维的继承与反叛，也是它对西方青春文化的借用。

其次，吴思骏在《兔女郎》一系列作品中的水墨技法采取传统的晕染，勾勒描绘其所需表达的主体。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水墨艺术中的笔墨技法，并非只具有物理意义上的呈现作用，而是带有精神性的绘制过程，这种精神性并非简单意义的视觉传达，其具有特定的气氛感知功能，无论是传统水墨中的“写意”或是“工笔”，这种制作方法都是体现艺术家个人情感波动，精神状态，叙事态度的重要解读途径之一。这也是吴思骏始终可以坚守的笔墨底线。笔墨作为一种技法不仅是工匠的制作，更是捍卫水墨艺术精神智慧与技艺生动的原则。